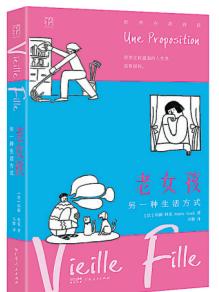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尤淑君 著

正德帝身后无子，由兴藩世子朱厚熜继皇帝位，是为嘉靖帝。文武百官请其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为叔，自此引发震动朝堂长达二十多年的“大礼议”。



《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

玛丽·科克 [法] 著

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本书对老女孩的形象、隐私、权利、财务、生育、情绪、欲望、爱情和自我成长等主题加以探讨，鼓励读者超越传统角色的束缚，在看似平凡的日子里，勇敢追求自己真正的渴望。



《漫邮记：中国文化之美》

谭夏阳 著

本书从文化的角度出发，选取名著、戏曲、园林、金花、年画和老行当六个主题，通过翔实的史料细节、大量邮票珍品图片资料，串联起一部生动的中国大众生活史。

鲁迅长孙周令飞让AI软件代“写”贺岁诗并谱上曲，秒成！

# 又来了DeepSeek，人类写作会被取代吗？

## 1 DeepSeek“写”的诗水平如何？

“新岁初阳照故林，炬火重燃赤子心。敢以清思浇野草，还将锐笔续呐喊。千帆破浪潮头立，一脉抽芽浪里寻。守土拓荒肩并重，燃灯播火夜同深。春风又绿江南岸，再请先生拭剑吟。”

这是今年除夕夜，周令飞突发奇想，让DeepSeek“代写”一首七律新年贺诗。他希望AI以“野草”“呐喊”等意象呼应文字时代，以“守土拓荒”彰显使命，并化用王安石名句，“邀请”鲁迅共鉴文化新章。

接着，周令飞又以相同要求，以《火种与春天的契约》为题让DeepSeek“写”一首现代诗，结果同样令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索性他以《炬火的新纪元》为题，让DeepSeek“写”一首100行以上的现代诗，要求分为六个乐章和一个终章，每个乐章都有不同的现代科技意象，比如直播、VR、区块链，并与鲁迅的作品和精神结合，表达文化传承与创新。经过几次“训导”和修正，方得终章。

周令飞对AI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认为它们的“创作”水平了得，但仍有提升空间，比如，情感不足，语词堆砌；所作歌曲虽是成品，几乎达到了上春晚的水平，但也还没到可以众口传唱的程度。

“以那首贺岁新七律为例，我最多给它打60分。”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彭玉平看来，DeepSeek在信息的搜集整合上表现突出，也具有一定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但局限于事实层面的程式性写作，无法触及复杂的情感及主题。“鲁迅的主流精神不仅在于《呐喊》和《野草》，这些诗歌体现不出主流以外的精神层次，只是一种普泛化的呈现。”

## 2 AI写出来的网文好不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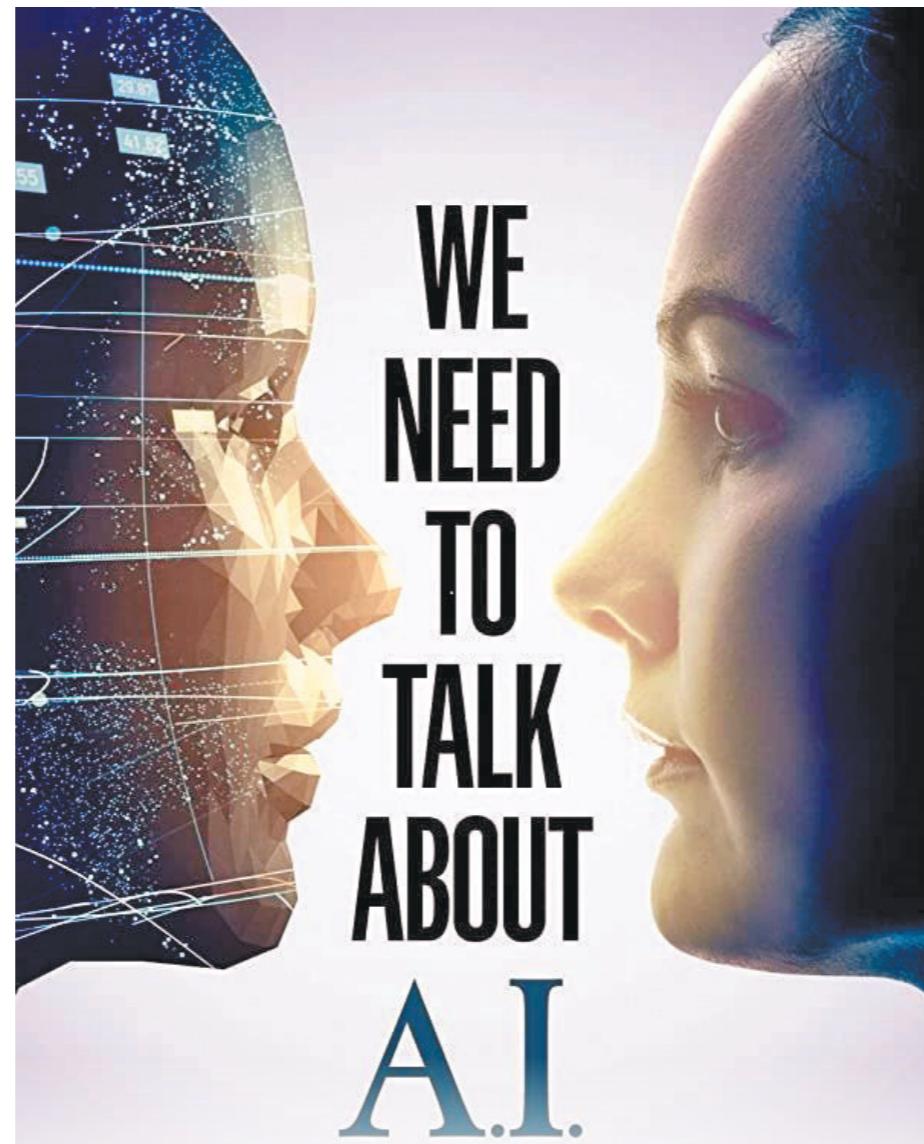
2月5日，阅文集团宣布旗下的作家辅助创作产品“作家助手”已集成独立部署的DeepSeek-R1大模型。这是DeepSeek首次在网文领域的应用，标志着网文创作进入一个更加高效智能的时代。

“可以看到，AI在写作中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展，不仅用于生成短篇故事和诗歌，还被用于网文写作、剧本写作和广告文案写作等。”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林俊敏表示，网络作家群体对于AI技术具有敏锐嗅觉，在AI技术刚兴起时就有不少人尝试“投喂”“试验”生成网络小说，但这些作品始终流量平平、无法上榜。

“AI写出来的网文不好看，它们很难勾起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欲望，哪怕经过表意式的学习和训练，它们依然无法胜任剧情写作。”据林俊敏观察，此前使用AI辅助创作的主要是一些中腰部作家，他们的作品质量较为稳定，但缺乏突破性的创新或高关注度的话题性内容，属于更高阶AI的DeepSeek或能成为他们润色文章、寻找灵感的有力助手。

“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趣味，需要更多‘游于艺’的精神。尤其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必须时刻警惕写作的程式化，警惕文学的娱乐化与碎片化。”彭玉平说。

在林俊敏看来，“怎么用”比“用在哪里”更值得思考。DeepSeek能够清晰地展示思考链路，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AI对操控者的要求。“作家自身的审美、见识和文学素养影响着AI最终生成的结果，作家和AI各自发挥优势，才能摆脱数据依赖，创造出既有深度又有创新性的作品。”未来，AI可能催生出“人机共创”的交互式小说、根据读者反馈实时调整故事等的动态叙事等新的文学体裁和写作方式。这也意味着“文字生产者”需要转向“内容策展人”，利用AI分析整合数据，从而挖掘隐藏故事，专注于内容架构和价值观把控。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吴小攀

乙巳蛇年启幕之际，东方上演“惊蛰”一幕。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以其开源模型DeepSeek-R1在全球掀起热潮，引发广泛关注。

几秒钟“写”一首诗、一分钟“写”出有板有眼的论文、几分钟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争相分享DeepSeek的初体验，惊叹于该软件的响应速度和强大能力。

年逾七旬的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也关注到了DeepSeek。他通过喂语料词“训导”DeepSeek“写”出与鲁迅有关的一首七律古体诗和两首现代诗，并且通过一款AI音乐制作软件将其中一首现代诗谱成民谣歌曲，发在小范围朋友圈，有人听后认为已达春晚水平。这些似乎无所不能且快捷的AI平台，会对人类写作这种创造性活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此，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多位作家、诗人和学者，从创作深度、应用范围和社会文化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 3 写作为了什么？

有人因AI创作的高效与高能，惊呼人类以写作为代表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将被全面取代。

彭玉平对此则持谨慎态度，他表示，现阶段由AI生成的“写作”消解了读者作为阅读主体的个性化体认，难以取代文学家或人文学者。“AI可以写出春花烂漫的场景，但在特定作者或者读者看来，可能花开得越灿烂，内心越悲凉，AI写不出这种感觉。”

“AI无法‘在场’，它生成的文本都是抽象的词语组合，没有现场细节和环境氛围。”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表示，现阶段DeepSeek所体现的“深度”更多的是知识性而非智慧性的，“文学创作往往基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从这种角度上说，AI生成文本的过程更接近公文写作，而不能被严格定义为‘文学创作’。”

正是工具理性和人文价值的张力，构成了AI与“写作”在社会文化层面持续互动的动力。或许，人类的表达欲与存在关怀从未改变，只是在AI技术赋能下，这些内在需求得以更加自由地展现，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创造力。

杨克同时也认为，AI技术可能会以超越人类想象的速度发展，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对人类的文艺创作带来影响甚至挑战。AI写作早已经超越了一般水准的写作，尤其是它们还可以经由“训导”或自我“学习”，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写作质量，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不厌其烦”“任劳任怨”，可以在几分钟内甚至几秒钟内按照指令不断地生成文本。所以，那些缺乏创意、偷懒要滑出工不出力者的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而这也倒逼到人类精神性创作的基本问题：写作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满足平均水平消费者的要求，或者是一些程式化的机械工作，那么，AI无疑已经可以胜任。只有当人类的创意是出于内心的触动、感动，是喜怒哀乐内在抒发的必然，是一个需要亲自体验的过程时，写作就像人类的呼吸一样，是包括AI在内的所有外在的一切无法替代的。

## 4 AI生成作品的版权归谁？

自2022年以来，以ChatGPT、豆包为代表的多模态生成式AI被切实用于写作辅助，逐渐渗透到内容生产的各个领域。DeepSeek的横空出世之所以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可能是个国级别的科技成果”，也在于其影响远超出了技术层面，触及社会和文化的深层次，也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

比如，AI生成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是受关注的焦点之一。AI融合不同文化元素生成的“杂交文本”冲击了现有的版权制度，带来文学评价体系的失序。

在2024年举办的第170届日本芥川奖的颁奖典礼上，33岁的作家九段理江公开透露，自己的获奖作品《东京都同情塔》利用AI辅助写作，小说中约有5%的句子“逐字引用”了AI生成的文本。该事件一度引发热议，更有部分学者提出，当AI写的小说开始得文学大奖，人类文化的评价标准是否需要重构？未来AI如果要求自己的参与版权，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无论前路会遭遇多少问题，人类都不可能停止探索发展的脚步，也不可能放弃主体性的精神追求，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可贵之处。杨克认为，不管人机共创的边界如何变化，被保留下来的只能是那些具有主体性、艺术性的内容，不仅是文学创作，还包括音乐、影视动画、游戏创作，等等。因此，创作者们应更专注于技术无法复制的领域，比如个体生命的痛感体验、对存在意义的终极追问。

## 审学 《伤逝》中的作品体验，鲁迅至少已经在铃木三重吉那里经历了

## 《金鱼》读札

□李冬木[日本]

在与自己相关的研究领域内，《金鱼》属于收藏性书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京都的一家旧书店淘到的。作者铃木三重吉。“周作人编译《世界文学丛书·现代日本小说集》”(其实是周氏兄弟合译)的扉页里是这样介绍他的：

铃木三重吉(Suzuki Miekiichi)是夏目漱石的弟子，但是他自成一派，又与夏目漱石不同。他也兼作《小猪》(Koneko)一类的自然派的作品，但他特色的却在另一方面，即是本间久雄所说的“憧憬的享乐”与“憧憬的苦恼”。凭想象，创造出一种轻淡而甘美的传奇，将自己浸没于艺术境中，享受回忆的快乐，如《千岛》(Chidori)等。更进一步，则将传奇的心境移到现实的背景里来，欲求憧憬的享乐而不可得，如《小鸟之巢》(Kodori no su)及《桔》(Kushi)等，皆描写这种百无聊赖的心情，这是他特别擅长的艺术。

《金鱼》(Kingyo)见于铃木三重吉全集第八卷(1915)中，是他得意著作之一，

士岐哀果编罗马字的日本小说集，供作家自选一篇，他所选的便是这《金鱼》。《黄昏》(Tasogare)和《照相》(Shashin)并见于第八卷中。诚如译者所述，《现代日本小说集》收铃木三重吉作品汉译三篇：《金鱼》《黄昏》《照相》。从周作人

序中可知，这三篇都是他翻译的。

铃木三重吉生于1882年，卒于1936年，小鲁迅一岁，与鲁迅卒于同年，广岛人，日本现代小说家，儿童文学家。

我在大阪市立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金鱼》的原文，那时日语程度还很不到家，不过也隐约觉得这篇作品与鲁迅的小说《伤逝》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似。这个感觉一直保留着，便按照译者提供的“全集第八卷(1915)”索原原本，竟一无所获，后来从岛中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得到可靠的信息：“09181 金鱼 三重吉全作集 第八卷 铃木三重吉著 大4(1915)年 春阳社 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但书在哪里，却又是问题。直到终于把它买到。

《金鱼》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几乎和岩波文库本一样大小，却是精装，硬壳书套在硬壳书套里，枣红色的布面上镶满黑白色相间的小金鱼，壳脊和书背上都有烫金两字“金鱼”，书的尾页标注“背字 夏目漱石”，可知是出自漱石手笔，收作品19篇。

可以确认，册数不是以“卷”计，而是以“编”计。《鲁迅目睹书目》中的记载有一个字也得更改，即需要把“第八卷”改为“第八编”。

《三重集全作集》全十三编，自1915年3月至翌年7月出版。但销路不佳，铃木三重吉为此欠了一大笔债，他后来为还债而开始写童话，并且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算因祸得福。但周氏兄弟在翻译《金鱼》时不会想到他成为儿童文学家的后来。1904年9月周树人入仙台医专时，铃木三重吉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深深被上田敏、桑木严翼和夏目漱石等人的讲义所吸引，因仰慕和后来的短小创作不断被夏目漱石所肯定，遂成为漱石

弟子。漱石亲自为他题写“金鱼”，出于师弟之谊自不待言。《金鱼》首刊1910年7月2日《读卖新闻》，是三重吉自称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周氏兄弟从那时起就开始关注他也未可知。

我在大阪市立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金鱼》的原文，那时日语程度还很不到家，不过也隐约觉得这篇作品与鲁迅的小说《伤逝》在什么地方有些相似。这个感觉一直保留着，便按照译者提供的“全集第八卷(1915)”索原原本，竟一无所获，后来从岛中长文编《鲁迅目睹书目·日本书之部》得到可靠的信息：“09181 金鱼 三重吉全作集 第八卷 铃木三重吉著 大4(1915)年 春阳社 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但书在哪里，却又是问题。直到终于把它买到。

《金鱼》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几乎和岩波文库本一样大小，却是精装，硬壳书套在硬壳书套里，枣红色的布面上镶满黑白色相间的小金鱼，壳脊和书背上都有烫金两字“金鱼”，书的尾页标注“背字 夏目漱石”，可知是出自漱石手笔，收作品19篇。

可以确认，册数不是以“卷”计，而是以“编”计。《鲁迅目睹书目》中的记载有一个字也得更改，即需要把“第八卷”改为“第八编”。

《三重集全作集》全十三编，自1915年3月至翌年7月出版。但销路不佳，铃木三重吉为此欠了一大笔债，他后来为还债而开始写童话，并且成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算因祸得福。但周氏兄弟在翻译《金鱼》时不会想到他成为儿童文学家的后来。1904年9月周树人入仙台医专时，铃木三重吉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深深被上田敏、桑木严翼和夏目漱石等人的讲义所吸引，因仰慕和后来的短小创作不断被夏目漱石所肯定，遂成为漱石

## 世界的多样性不仅需要我们去看见，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质疑和重构自己的理解方式

## 不想像罐头一样活着

□严飞

2023年的8月，我和刘擎老师共同作为哈佛燕京学者，相逢在波士顿的哈佛园。我们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到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哈佛大学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之中，这让我们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渴望着智识上的精炼和提升。

与此同时，我们又都觉得有必要为我们这一年所经历的，留下一些记录与反思，于是便萌生了用对话的形式来展现这一旅程的想法。我们每次挑选一个主题，再在哈佛园里找一处安静的角落，两个人坐下来，一个从哲学的角度，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来交锋探讨。我们一开始先用视频记录下这些对话，希望捕捉讨论的即时性与生动性；之后，我们再通过文字的方式将这些对话补充、梳理和体系化，最终凝聚成了这一本小书——《世界作为参考答案》。

这本书不仅是我们这一年来思想探索的见证，也是我们试图突破自身认知局限、与外部世界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尝试。通过跨学科的对话形式，我们希望展现出哲学与社会学如何在不同的视角下彼此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世界。

每一次对话，既是对我们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也是对当下世界的反思与回应。我们最早设定的书名叫

作“明日的世界”，这不仅仅是对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致敬，更是因为在我们的“昨日的世界”里，三年疫情所带来的无奈与伤痛，让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告别昨日，在今日的世界重新出发，并去展望一个充满希望的明日的世界。

但“明日的世界”只是一个希冀、一个愿望，是我们尚未到达的一个未来。

要到达这个未来，我们光有期盼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需要在当下做出改变。

今天，我们常常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似乎被社会预设了人生的标准答案——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特定的期待：你应该按照“人生就该如此般”的去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所有的步骤都被安排得井然有序，任何的偏离都被视为错误或失败。

有没有看过安迪·霍沃尔那组著名画作《金宝汤罐头》？我们每个人都是货架上的罐头，高度同质，有个保质期——到了35岁，工作的保质期过了，就找不到工作；到了40岁，婚姻的保质期过了，就找不到爱人。一些人像罐头一样活着，被规训成了顺从的“答卷者”，从不怀疑人生这道“题目”的标准答案。

可是，人生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真正的“答案”其实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之中。

世界是多元的、复杂的，它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迈出第一步，重新审视自身的认知框架，主动开放自己的感知能力。世界的多样性不仅需要我们去看见，更需要我们有意识地质疑和重构自己的理解方式。只有当我们突破自身的认知限制，把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才可以打开通向多元世界的的大门，从而真正拥抱那些未被预设的诸种可能性。

这部家族记忆史，透现了西南边陲城市昆明近百年风云变幻及新旧冲突，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一群普通人格守传统美德，坚守人性的美好信念，以至情至性温暖，造福社会。



《长辈的故事》

熊景明 著